

妈妈!罗阳的妈妈!好妈妈!您用温软的手轻轻握着我冰凉的手,沈阳这时的室外气温已是-20℃啊!但瞬间,我的心就被焐热了。

我是沿着罗阳回家的路寻觅到您的,一路上我仿佛看见您的儿子,我们民族的英雄——罗阳魁梧的身影。

全世界的人都知道,当那架性能良好的国产歼-15舰载机在“辽宁舰”航母的甲板上完美立足,中国的航空史从此写下辉煌的篇章。

您的儿子罗阳——中国航空工业沈飞集团董事长、总经理,就是此次行动的现场总指挥!

就在那个辉煌的瞬间,有谁知道一位母亲的心。

您的心,一直紧揪着,关注着那成败的瞬间。

妈妈是儿子的大地!儿子是妈妈的天空!

妈妈您一直仰望着天空。

您希望天空晴朗万里无云,这样,儿子和他的战友们研制的飞机就能更加顺利地着舰了。

我在自己曾经拍摄过的一部电影中借主人公的话说:“要是好多好多人都希望成功的事,就一定能成功!”

这一天果然万里无云,我们的歼-15舰载机从遥远的天边呼啸而来。所有现场的人们都像被鼓风机吹起来般,心脏满满地鼓胀着,仿佛一敲都会如战鼓般咚咚响。

妈妈!我们的舰载机飞过来了!它胜利地开怀大笑,我们成功了!

这正是“好多好多人都希望成功的事”啊!

罗妈妈您当时端坐在家中的电视机旁,笑得脸上都开了花。

您回忆起儿子的小时候,是那样的与众不同,玩,都要玩出智慧。比如不可以转弯的滑轮,儿子罗阳却琢磨着研究出“方向盘”,让它可以随意转动;后来在爸爸罗哥的指导下,开始自己安装收音机……

罗妈妈您又笑了。您继续在屏幕上寻找——

不知为什么,您心里无缘无故地产生了某种不安。

不会的!不会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。

是的。这一天是公元2012年11月24日,中国记住了这一天!世界记住了这一天!伟大的中华民族成功走向了海洋复兴之路!

但是就在这一天,您的儿子倒下了。

罗阳!他魁梧,他伟岸,他笑声朗朗,他身姿矫健,他精力旺盛,和他的战友和同事们一起,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。用5年时间研制了比企业过去50年还多的新机型。就在临终前不久,他还带领企业员工在4天内实现了两个型号的新机完美升空。紧接着,他去珠海参加航展,又匆匆赶往大连“辽宁

舰”,为命名为“飞鲨”的歼-15舰载机保驾护航……

儿子是妈妈的天空

——写给英雄罗阳的妈妈 □烈娃

一个这样精力超群的人,怎么会突然倒下呢?

从2012年11月18日到11月25日,罗阳在“辽宁舰”航母上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8天。这是一个伟大的生命高度浓缩的8天!

这8天的每个夜晚,“辽宁舰”航母第三层07号房间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很晚,执勤的哨兵知道,这是歼-15舰载机总指挥罗阳的房间。哨兵轻手轻脚地走过罗总门口,生怕打扰了他的工作。

清晨,海平线上刚刚露开一丝淡红色缝隙,罗阳就起床了。他和大家一起过着军事化生活,并尽快熟悉了解舰上的各种情况,全神贯注地投入海训任务。在海训间隔时,又找设计师一起研究舰上试飞后的结果……他就是这样,一点一点操练了自己!

2012年11月24号,那个万众欢腾的时刻,那个让人屏住呼吸热泪盈眶的时刻,有谁知道罗阳的心脏剧烈地疼痛起来。但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很近距离地面对呼啸而来的歼-15,就像面对自己即将诞生的孩子。他要记录舰载机着舰的每个瞬间,以便将来更好地改进,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迎接另一个灿烂的新生命诞生!而那轰隆隆的巨响,竟然迷惑了他对自己心脏的准确判断。

有谁知道罗阳生命中最后一个夜晚是怎样度过的?

妈妈知道!

妈妈的预感总是不会没有缘由的。

这是沈阳一条普通的小街,院子里住着的都是军队的离退休干部,多年来他们常常看见那个戴眼镜的大个子中年男人,走进这院子,院门口的牌子上写着“总后勤部沈阳干休所”。

院里的人们知道他叫罗阳,是一单元五层吴传英的儿子。

罗阳的父亲叫罗哥,是一位标准的军人,但英年早逝。

“老罗去世的那3年,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。”罗阳的妈妈始终没松开握着我的手。她没有眼泪,她的泪早流干了。而我的心,却被泪蛰得很疼。

当时,罗阳对妈妈说:“妈妈呀!还有我呢。”

从此只要有一点点闲暇,罗阳就会抽空来看妈妈,每次都是来去匆匆,但他总要牵着妈妈的手到楼下散散步。邻居们羡慕地

说:“吴姨有个多么孝顺的儿子啊!”

每次离别时,罗阳在楼下都要抬头仰望住在五楼的妈妈。

每次离别时妈妈都要趴在五楼的窗口向儿子挥手。

住在这个干休所的人们全都记住了母子俩这个经典姿势。

万万想不到的是,当胜利的捷报传来的同时,母子俩已经是阴阳两世。

就在那个举国欢庆的夜晚,妈妈知道:儿子累了。

罗妈妈一个晚上都没睡踏实,总是在半梦半醒之中。这位上世纪50年代参军的老战士,自从把儿子交给了祖国,就一直等待着他凯旋的消息。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,她更懂得儿子从事的工作是国家机密,她从不过问儿子生活以外的任何事情。

儿子是妈妈的天空!

看见儿子飞得那么高,那么好,妈妈多么放心!

但是这个夜晚,罗妈妈睡不着了。

她开灯,起床,摸摸索索从抽屉里找到了儿子罗阳的出生证,又找出两张“三好学生”证书,这是罗阳在北京航空学院上大学时,学校邮给家长的。

妈妈顺着儿子成长的轨迹,渐渐进入梦乡……

2012年11月25号。一大早起床,罗妈妈就有点沉不住气了。她几次拿起电话,想和儿子说点什么,但军人的职业习惯,使她又放下了话筒。她知道,如此重大的任务刚刚结束,不可以随便打搅他。

上午,罗妈妈忍不住给儿媳妇王希利打电话。

奇怪啊!希利不在家,是不认识的人接的电话,说是来修暖气的(其实是单位派来布置灵柩的人)。

妈妈立即有了不祥的预感。她有点慌张地给女儿罗明打电话,罗明没接电话。(其实罗阳的姐姐罗明已经和希利在护送罗阳回家的灵车上,已经悲痛到麻木。)

妈妈知道,她的天要塌了!

但是她决不相信有这样的结局。她把家中好吃的东西准备好,把一盆漂亮的蝴蝶兰放在儿子一进门就可以看见的门厅左侧。她知道,爱好摄影的儿子罗阳,曾经拍摄过的作品中有各种各样的蝴蝶兰的特写。

妈妈是儿子的大地,是儿子返航的港湾,她要在这里迎接儿子胜利归来!

罗妈妈不知道,就在这个时候,儿子已经回家了。

当天晚上9点,罗阳的灵车从大连赶回沈阳,沈飞集团千百个员工来高速路收费站的路口迎接他。

“先让罗总回家看妈妈!”这是亲人们的愿望,是全体沈飞人的愿望,是所有善良的人们的愿望!

罗阳回家了!灵车围绕着那条熟悉的小街,相信他看见妈妈为他摆放的蝴蝶兰了!相信他看见妈妈在楼上向他挥手!

这一夜,千百个沈飞人开着自己的车来到试机跑道,一齐打开汽车大灯,照亮罗阳回家的路!

这一夜,妈妈睡得很香。

2012年11月26日早上,中央电视台播送了一条举国震惊的消息: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,J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,在大连执行舰载机着舰任务时,突发急性心肌梗死、心源性猝死,经抢救无效,因公殉职,英年51岁。

我的天啊!

罗妈妈!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,叫您一声“好妈妈”!也请允许我,一个有着30多年军龄的战友,向您致以军人的崇高敬礼!当您握住我的手,我的心碎了。而您,却是那样坚强,我看到了一位共和国老兵的意志和风采。

“谢谢您!培养了一个好儿子。”我忍着眼泪。

“不,他是国家培养的。”您这样说。

好妈妈!您的儿子罗阳,他的生命是一道闪电,照亮这世界的某个瞬间。这瞬间将永远定格并载入辉煌的历史!

我知道,儿子是您的天空!否则,您就不连自己的结婚证都没保留住,却把儿子罗阳的出生证仔细地保留到现在。您无比珍惜地把出生证递到我手上,我看到那上面清晰地记载着罗阳的诞生日期:1961年6月29日下午3时16分。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。编号:30070。

让人震惊的巧合是:罗阳出生的那年,恰好沈飞601所成立。罗阳大学毕业,就分配到601所工作了20年。之后他调到沈飞集团工作,而沈飞集团又恰好成立于6月29日。

罗阳啊!你是为沈飞而生,为沈飞而死!

更让我触目惊心的是,是在出生证书右下角,那个罗阳诞生于人世间的第一个脚印。

那小小的稚嫩的脚印,在我热泪盈眶的视野中一点点放大,无限放大,直至整个天空!

天空中有好多好多架罗阳们研制的战机在飞翔!因得它们,才有我们国土的安宁啊!

谢谢您!罗妈妈!

只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,才能使一只这样稚嫩的小脚丫,蹒跚地走着走着,走上正道,走着走着飞上天空!

故乡虽不属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,但也有好几条河道纵横交错着从村中流过。有的河道较宽,连通着外面的大河;有的河道则较窄,几乎就是小水沟,河岸两边长满灌木、荻草,这样的小河里,既不能行船,也不能洗澡。但这不怎么流动的小河里,鱼虾却多,小时候,我们在此扒虾的情景,至今难忘。

扒虾都是在冬季下雾的早晨进行,所扒的是一种小草虾,大约只有一寸长、米粒粗细。扒虾的工具是一个像畚斗样的扒口,用细密的麻布或塑料网编制在一个弯曲如畚斗的木框上,上面固定一长柄。手握长柄,将扒口伸入水中,然后用力按住扒口,从水底向上拉,鱼虾就会进入麻布或塑料网做的“口袋”内而被扒上来,再倒入淘箩内。

为什么要在有雾的冬天早晨扒虾,至今我都不甚清楚,好像是有雾的冬天,气温相对高些,虾们都聚集到了水边,能多扒到虾。扒虾也有技巧,将扒口放入水中向上拉时,按劲既不能大,也不能小,过大,会将水底的泥沙扒进扒口中,过小,扒口压不到水底,浮在半中间,虾会从扒口与河底的间隙中溜掉。所以,扒虾时手上一定要有一定的压劲,又要有一定的劲,还要注意轻放快提,放重了,会吓跑虾们,提慢了,入了扒口的虾也会逃走。

扒虾的有老人、妇女和孩子。冬天有雾的早晨,一条小河边会有四五个扒虾的人。大家都被雾包裹着,谁也看不见谁,但却听得见轻轻地向水中放扒口的“扑通”声和向上提扒口的“哗啦”声。也有不小心滑落到水里弄湿了鞋子、衣服而早早回家的;也有一直扒到雾气散尽太阳出来的。有时运气好,能扒半淘箩,也有时只能扒到一点点。

小草虾扒回去后,倒在筛子里,将杂物草屑拣尽,然后放在锅中炒一炒,火不能大,只要虾红了就行。然后再将炒红的虾拿出来摊在筛子里放在太阳下晒。晒干了,用塑料袋装起来,作为做菜的材料。烧豆腐、炒白菜、鸡蛋,等等,都可以放一把小虾在里面,味道香极了。扒一冬天的虾,足可以吃一年。在那个年代,这可是非常珍贵的美味佳肴了。也有的扒了虾舍不得自己吃,拿到街上卖的,不管价钱贵贱,总可以卖到几个钱贴补家用,甚至可以为孩子过年做上一件新衣服。

我在我们那个村里可以说扒虾的能手。不但会扒虾,我还会制作扒虾的扒口。村里几个小伙伴的扒口都是我帮他们制作的。后来我发现,帮他们做的扒口越多,扒虾的竞争对手就越多,这对我多扒虾大为不利,所以我再帮他们做了。为此,几个小伙伴好长时间都不理我。

有一天,雾气很大,天刚蒙蒙亮时,我和弟弟就起床了,我扛着扒口、弟弟拎着淘箩,我们一起来到一条小河边。天气很冷,虽然穿着棉衣棉裤,戴着帽子和手套,还是有点冻得抖抖的。我们找好位置,顺着河边,由南向北,一下一下地扒起虾来。因为扒虾的动作幅度大,又消耗体力,我不一会儿就有点暖起来,额头上甚至冒出了汗,帽子也摘了下来。弟弟却冷,他拎着淘箩跟在我的后面倒虾,手套不好戴,我每扒一扒口上来,不管有虾无虾,虾多虾少,他都要用手翻动扒口的网兜,把虾拣到淘箩里来,手就冻得像红萝卜。弟弟想跟我换,让他扒,让我拣。可他扒了两下,扒不动,方法也没有掌握,只好作罢。我就叫他戴上手套,不要他拣,只要帮我拎淘箩。我自己扒,自己拣,这样虽然慢些,可毕竟免去年幼弟弟的挨冻。

我们弟兄俩就这样在浓雾笼罩的河边扒虾,雾气如牛乳一样飘浮在河面,一会儿稀薄透明,一会儿浓郁稠密,时而洁白如玉,时而灰暗若无,时而从水面上升,时而又从天而降,变幻莫测,飘忽不定。人置身其中,也变成了雾人,头发、眉毛都变成了白色,身上也像长满了层白毛。

太阳渐渐升高,气温渐渐变暖,雾气渐渐散去,当我们扛着扒口拎着半淘箩虾离开河边,走回家去的时候,我们的一颗心就像淘箩里蹦跳的小虾,那种欢快与喜悦是旁人所无法想象和体会的。当我到中年以后,我仍难以忘怀少年时代的这段扒虾的经历。那一片如牛乳样的雾气仍然在我的生命中飘浮,如一幅画,如一首诗,如一支歌。

驾到

□李建新

破天荒的准点。

我们乘的是下午5点20分的飞机,到江城机场才晚上6点。

明天是外公90岁生日,表弟早就和我约好今天一起回江城为老人祝寿。

表弟现在是一个重要部门的副司长,每次出差,对各地接待的繁文缛节不胜其烦,他跟我说好这次回家千万不要惊动当地。

其实我还蛮希望陪着表弟享受一下那种排场的,尽管不是冲我,但旅途有接有送,到站管吃管住,何乐不为?

走下舷梯,机场上空空荡荡。我感觉到表弟脸上有一闪而过的失落。

我们各自拉着随身行李箱走向机场大厅。

“江司长您好,孙书记让我来接您的。”出口处,一位干练的小伙子在喊我表弟。我估计孙书记一定就是县委书记孙育才。

小伙子一边抢着接过表弟拖着的行李箱,一边说:“我是县委办公室秘书小张,我们领导马上到。”

“张秘书,谢谢你!”我表弟对接过行李的年轻人表示着客气。同时,望了我一眼,显得十分无奈。似乎在说:你看,说好不让地方知道这次行程的,他们还是打听到到了,而且是父母官孙书记亲自来接机了。

两辆奥迪就停在出口处,看到我们出来,前面车下来一位40岁不到的领导模样的男人,他快步过来迎接我们。

“这是我们县委办公室汪科长。”小张在一边抢着介绍。

原来不是孙书记。

来人一边打开车后门,一边对表弟说:“江司长,孙书记在文景饭店等您。”

“哎呀,辛苦你们了。”表弟说。

“江司长来江城是我们地方的大事,孙书记指示我们一定要做好接待工作。”汪科长说。

表弟与我对话了一下,看来我们只好客随主便了。

“江司长,这次给您安排住在文景饭店了,孙书记晚上陪您一起用餐,然后送你们回家看望家人。”汪科长在副驾驶座上侧着身子朝后排的表弟说。

“哦,好吧。”表弟似乎有点无奈地回应了一声。

我是知道文景饭店的,计划经济时代,文景饭店作为接待领导的重要场所并不对外营业。改革开放以后,文景饭店按照五星级标准进行了改造,开始对外营业,但最里面的几栋小楼还是作为县委县政府的接待场所,用于接待重要客人和领导。